

# 试论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在 北极治理中的作用与影响

叶江

**[摘要]** 居住在北欧、北美和俄罗斯的北极区域原住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不同的争取自身利益的北欧原住民非政府组织。随着冷战的终结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呈现出数量激增、跨国化发展日趋扩展、对所在国的国内事务及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增强等特点,而这一切对当前北极区域治理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北极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下,北极区域治理的主体更为多元、北极区域治理的成效也更具可持续性。由此可见,在当前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过程中必须关注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在北极治理中的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 北极;原住民;北极治理;非政府组织

**中图分类号:** C95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3)07—0021—06

**基金项目:** 国家专项“南北极环境综合考察与评估专项”极地地缘政治研究子专题(2011—2015)、国家海洋局中国极地科学战略研究基金项目“欧盟北极战略的走向与中欧北极合作”(201001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叶江(1955—),男,上海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问题与世界民族问题。上海 200233

近年来,北极区域因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冰融速度不断加快,环境与生态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北极航道的商业化运营以及北极能源矿产开采的前景也愈益引人瞩目,北极事务由此而日益引起北极区域内外世界各国的重视。与之相应的是,国际乃至国内学术界对北极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也由此而急剧升温。然而,相对而言,在国内有关北极事务的研究中,有关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在北极事务与北极治理中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尚未深入展开<sup>①</sup>,本文因此拟在这方面做些努力,在丰富世界民族问题研究和北极治理问题研究成果的同时,从一个侧面帮助参与北极事务的实务人士更为全面地认识当今北极事务的发展走向。

## 一、北极区域的原住民简介

北极区域的原住民<sup>②</sup>特指西方移民到来之前,就在北极地区生活和繁衍的民族。<sup>[1](P.44)</sup> 根据考古学家推测,早在两万年前,北极地区就有人类居住。<sup>[2]</sup> 根据进入北极区域时间的不同,北极地区原住民可被分为东、西或旧、新两个世界的居民。欧亚大陆北极部分被称为东部或旧世界。旧世界的北极分布着从两万多年前就进入此地区的原住民,他们分别来自亚洲或欧洲不同地区的多个种族,他们之间互相交融和代替,有着复杂的历史。

美洲大陆的北极地区被称作西部或新世界。大约1.4万年以前,有一部分亚洲游牧民穿越白令海峡到达此地,他们中的一部分沿美洲大陆向南迁移,成为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他们中的另一部分则沿北冰洋沿海扩散开,往东一直延伸到格陵兰岛,形成了今天称之为因纽特人(以前称作爱斯基摩人)的新世界北极原住民。从大约公元1200年开始,直到1850年左右,北极地区进入小冰期。期间,因纽特人被迫转入内地开始捕杀鱼和驯鹿,而欧亚大陆的北极居民则开始以驯养驯鹿为生。迄今,北极地区的原住民形成了北欧、北美以及俄罗斯等三大各具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的区域群体。

(一) 北欧北极地区的萨米人(Sami)和因纽特人(Inut)原住民

分布在挪威、芬兰和瑞典的萨米人是北欧北极地区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同时也是获得欧盟成员国正式承认的唯一的原住民(the only indigenous people)。<sup>[3]</sup> 尽管分散居住在北欧北极地区的不同国家中,萨米人坚持把自己看作一个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共同体。萨米的人口很难统计,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对萨米人的歧视使得相当部分的萨米人隐瞒自己的族属身份;另一方面,北欧国家在人口普查中并没有民族身份一栏,因而关于萨米人口的统计并不精

确。根据最新的估计认为,萨米人总数约为13万,其中挪威约7万人,瑞典为2.5万人,芬兰7000人,俄罗斯为3000人,此外还有约3万萨米人后裔住在北美。<sup>[4](P.4)</sup>在位于北美洲东北部、但是迄今依然为丹麦王国海外自治领的格陵兰岛,共有约5.7万居民,其中5万人是因纽特人。截至2007年,北欧北极地区共有人口130万人,其中原住民约18万人。<sup>③</sup>

### (二)北美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和其他原住民

北美北极地区包括美国阿拉斯加州和加拿大的育空地区、西北地区、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地区、努纳维克地区和努纳维特地区,其中努纳维克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个自治区。因纽特人<sup>④</sup>是北美北极地区的主要原住民,其中约有4.42万人居住在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占加拿大因纽特总人口的87.5%。<sup>⑤</sup>除了因纽特人之外,在加拿大北极地区还有北美印第安人等原住民,根据2006年的统计,加拿大北极地区共有人口约61万人,其中原住民约8.7万人,约占14.3%。<sup>⑥</sup>阿拉斯加是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唯一一个州,该州共有人口约62.7万人。阿拉斯加的原住民主要有因纽特人、阿留申人(Aleutian)和印第安人,人口总数约9.8万人,约占阿拉斯加总人口的15.6%。<sup>⑦</sup>

### (三)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原住民

在俄罗斯,官方承认的原住民仅包括“人数较少的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原住民族(简称原住小民族)”<sup>[5](P.39)</sup>。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原住小民族是人口少于5万人、定居在祖先占领的土地上、保持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且认为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ethnic groups)。2002年,俄罗斯在人口普查时提供了35个原住小民族,根据调查数据,生活在俄罗斯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原住小民族共有19.9万人<sup>[6]</sup>;人数较多的科米人(Komi)有29.3万,雅库特人(Yakuts)有44.4万。<sup>[7]</sup>俄罗斯北极地区原住民约有100万人,而俄罗斯北极总人口约719万人,俄罗斯北极地区原住民约占俄北极地区总人口的14%。

## 二、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的缘起与发展

与世界各地所有的原住民一样,自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之后,北极区域的原住民受到了以西方文明为特征的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冲击,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致使他们尤其无法按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行使发展权”。<sup>⑧</sup>比如北欧的萨米人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被强迫改变自己的信仰,甚至被禁止使用自己的语言。而北美的因纽特人在很

长的时期中没有选举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也不断遭到冲击,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被边缘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20世纪开始,尤其是从二战终结之后,在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影响下,北极区域原住民追求自身权利的运动与世界各地原住民运动几乎同步展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北极区域原住民追求自身权利的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以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国家为导向,而是通过建立合法的非政府组织来推进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并且具有明显的非暴力特征。

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957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要求“关心和保护独立国家境内的原住民”以及1965年联合大会通过的《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宣言》是北极区域原住民争取自身利益运动的国际法理依据。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正是在二战后保护少数群体国际规范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成立于1950年的瑞典萨米人全国联合会是北欧乃至北极区域最早成立的原住民非政府组织,1956年,北极区域第一个跨国的原住民组织——北欧萨米理事会(后改称为萨米理事会)在挪威卡拉绍克召开的第二届萨米大会上成立。之后,挪威萨米人全国联合会、芬兰萨米人全国联合会以及世界驯鹿者协会等北欧原住民非政府组织也相继成立。1960年,印第安和爱斯基摩人协会在加拿大成立;1971年,因纽特人兄弟会(1973年改名为因纽特人团结联盟)成立。随后,具有跨国性质的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最初名为因纽特人北极圈会议)、梅蒂斯人(Metis)<sup>⑨</sup>全国委员会等原住民组织也相继成立。北极区域这一系列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的成立为北极区域原住民争取自身的政治、经济权利,复兴诸如萨米文化和因纽特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0年,在苏联解体前夕,第一届北方原住民代表大会在苏联召开,苏联境内的第一个原住民组织——苏联北方人民协会(Association of the Peoples of the North of the USSR)成立。苏联解体之后,该原住民非政府组织更名为“俄罗斯北方土著人民协会”(Russia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缩写为RAIPON)<sup>⑩</sup>,继续在俄罗斯联邦的北极地区展开争取俄罗斯北极地区原住民自身权益的活动。

冷战终结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北极区域的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发展更为迅速,影响更加增强。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激增。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数据,截至2012年,北极区域八国的原住民组织数量已经高

达 215 个。其中,俄罗斯有 15 个,北欧国家有 10 个,北美有 191 个。<sup>⑩</sup>

(二) 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对所在国的国内事务影响力增强。比如生活在挪威、瑞典、芬兰的萨米人分别于 1989 年、1993 年、1996 年成立了本国的萨米议会。虽然萨米议会并非国家权力机关,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作为萨米人实现自我管理的非官方机构,北欧各国的萨米议会对所在国内部促进萨米人利益和发展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北美的因纽特人和阿留申人非政府组织虽然不具备北欧萨米人议会的形式,但是同样对加拿大和美国的内部北极事务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三) 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跨国化发展日趋扩展。在冷战终结后的 1992 年,生活在俄罗斯的萨米人最终也加入了成立于 1956 年的北欧萨米理事会,该组织也由此正式改名为萨米理事会。目前该国际非政府组织由 8 个来自不同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构成。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加拿大、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阿拉斯加、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格陵兰和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楚科奇四个独立的组织也共同建构起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国际非政府组织。

(四) 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俄罗斯北方土著人民协会和阿留申人国际协会分别于 1983 年、2001 年、2005 年获得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还深入地参与到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下属的世界人权工作组起草《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工作中,为该宣言的草案提供了大量的修改意见,并且积极推动该宣言在 2007 年获得通过。

也正是在后冷战时期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冷战终结之后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的北极区域治理被深深地打上了北极区域非政府组织的印记。可以这样认为,今天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是参与北极区域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之一,即很难想象没有北极区域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北极区域治理过程。接下来我们将对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在北极区域治理中的作用与影响做探索与分析。

### 三、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在北极区域治理中的作用与影响

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参与北极区域治理首先从直接参与北极环境治理开始。北极区域的跨国环境保护战略从“罗瓦涅米进程”<sup>⑪</sup>开始。在环北极区域内八个国家——丹麦、芬兰、冰岛、

挪威、瑞典、加拿大、美国和苏联(苏联解体后为俄罗斯联邦)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开始协调应对北极区域的环境问题之初,北极区域的三个主要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因纽特人北极圈会议、萨米理事会和俄罗斯北方土著人民协会(一开始为苏联北方人民协会)就积极地参与其中,将北极区域原住民的诉求带入到北极环境保护战略之中。尽管在一开始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参与北极环境治理的机制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在北极保护战略的第一次罗瓦涅米会议所提出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到:“在未来的工作中,原住民应该参与进来,因为他们要直接承受环境变化带来的负担。”<sup>[8]</sup>1990 年,在该进程的耶洛奈夫会议上,因纽特人北极圈会议和萨米人代表参加了会议。因纽特人北极圈会议代表指出,应确保原住民在各层次的北极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参与权,这样,原住民的观点、价值观和实践可以被完全地得以体现。最终在 1991 年北极八国环境部长会议签署的《罗瓦涅米宣言》(《保护北极环境宣言》)中,原住民的独特作用通过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而被确认:“我们强调我们保护北极环境的责任并且承认原住民及当地居民与北极的特殊关系以及他们对保护北极环境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与此同时,宣言还指出:“我们同意继续促进与北极原住民的合作并且将邀请他们的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未来的会议。”<sup>⑫</sup>

《罗瓦涅米宣言》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是北极地区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第一次参与到制定一个国际宣言的筹备工作当中。随后,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到了北极环境保护战略下的各个工作组的工作之中。同时,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也推动了对北极区域各国形成主动使用“原住民知识”的这一想法,并且积极发展与原住民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充分协调。1993 年,在努克北极环境保护战略部长级会议上,丹麦政府提议建立一个秘书处以协调北极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和北极环境保护战略的合作,同时丹麦政府也愿意在哥本哈根建立一个原住民秘书处(Indigenous Peoples' secretariat,简称 IPS)并提供资金支持之。格陵兰自治政府也愿意就对北极原住民知识的使用召开一个研讨会并付诸实施。在丹麦政府的政治与资金支持下,北极环境保护战略原住民秘书处于 1994 年正式成立,以处理和协调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参与北极环境治理事宜。

北极区域重要的跨国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经过自身的积极努力而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永久参与方”是它们参与北极区域治理更为突出的表现。在北极理事会的筹建过程中,加拿大联邦政府于

1992年提出了一份关于北极理事会的组织和结构的提案,提案建议除了环北极八国政府的代表外,还应该有北极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加拿大政府提议将北极环境保护战略下的三个原住民组织定义为“永久参与方”,以便与观察员区别开来。但是,根据这一安排,北极地区还有几个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在理事会没有代表。比如阿拉斯加地区的阿萨巴斯卡人和阿留申人就不是理事会的永久参与方。而联合代表又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因为阿留申人不是陆地文化而阿萨巴斯卡人是陆地文化,所以,他们的利益诉求并不相同,如果共同代表的话也会出现困难。对于阿萨巴斯卡人来说,该地区不可持续的资源开发已经对他们产生了影响。而阿萨巴斯卡人也不同意仅仅是美国代表团的一员,因为阿萨巴斯卡人并不完全赞同美国代表团的议程,他们想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到理事会。

经过北极区域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努力,并通过相当漫长而又艰难的环北极八国之间以及八国政府与原住民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磋商与讨论,在北极理事会筹备过程中逐渐地制定出一系列有关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参加理事会的规则。最终,在《北极理事会成立宣言》(《渥太华宣言》)中,确立了因纽特人北极圈会议(后来改名为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萨米理事会、俄罗斯北方土著人民协会(其前身系苏联北方人民协会,之后更

名为俄罗斯联邦北方、西伯利亚、远东土著人民协会)等三个北极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的永久参与方地位之后,北极理事会专门指出:“永久参与方同样对其他北极原住民占多数人口选区的北极原住民组织开放,它们需代表:(1)在一个以上北极国家中所居住的单一原住民;或者(2)居住在同一个北极国家之中的一个以上的原住民。”<sup>[9]</sup>同时,永久参与方的数量不能超过国家的数量,不论他们是联合席位还是单独席位,因为永久参与方的数量将会直接影响到理事会未来工作的内容。1996年9月,北极理事会正式成立,北极环境保护战略下的原住民秘书处被北极理事会继承。《渥太华宣言》中所提到的北极环境保护战略下代表北极地区原住民的三个原住民非政府组织被赋予了“永久参与方”地位。1998年,在加拿大伊魁特召开的首次北极理事会会议上,来自美国阿拉斯加的阿留申人国际协会被接受为永久参与方。2000年,在阿拉斯加的巴罗召开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上,哥威迅国际理事会和北极阿萨巴斯卡人理事会被接受为北极理事会的永久参与方。至此,北极理事会永久参与方共有六个原住民组织(具体参见下图表)。在北极理事会会议上,永久参与方代表与成员国、工作组和特别小组代表坐在一起。虽然原住民组织没有正式的政策制定权,但是他们的实际地位决定了他们对理事会的政策制定有着事实上的充分影响。

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参与北极理事会一览表

原住民非政府组织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成立时间	参加该组织原住民的分布情况	加入北极理事会年份
Sami Council	萨米理事会	1956	芬兰、俄罗斯、挪威、瑞典	1996
Inuit Circumpolar Conference	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	1977	阿拉斯加、加拿大、格陵兰与楚克奇	1996
Russia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俄罗斯北方土著人民协会	1990	俄罗斯	1996
Aleu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阿留申人国际协会	1998	俄罗斯、美国	1998
Gwich'in Council International	哥威迅国际理事会	1999	美国、加拿大	2000
Arctic Athabaskan Council	北极阿萨巴斯卡人理事会	2000	美国、加拿大	2000

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作为永久参与方加入到北极理事会之后,直接推动了北极区域治理过程中对原住民知识的利用。从原住民的角度来看,原住民知识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知识体系,是原住民交流和决策的一种方法,它反映了原住民特有的世界观。原住民知识对北极理事会各个工作组的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原住民的知识可以帮助确定研究的重点领域、理解自然世界以及

理解自然进程的一些深刻的见解。<sup>[9]</sup>例如,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参与到了北极监测与评估(AMAP)项目工作组<sup>[9]</sup>,该工作组的评估报告中关于原住民生活方式以及传统饮食的章节就是由原住民非政府组织负责撰写的。在北极动植物保护(CAFF)工作组,有多个项目设计都使用了原住民知识,其中包括收集阿拉斯加地区原住民捕鲸的知识、创建一个原住民知识的数据库以及研究北极冰边缘的

生态系统和原住民知识等。在可持续发展以及利用特别小组,有许多研究项目反映出对原住民的关心,比如回顾了海豹贸易市场的崩溃并研究了相关的贸易障碍。突发事件预防与反应(EPPR)工作组确定了北极地区原住民在紧急情况下的角色。北极环境保护战略以及现在的北极理事会的各个工作小组认为,若是没有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该战略和北极理事会将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为北极治理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真实的生活例子,让北极环境保护战略以及后来的北极理事会各工作组的工作得以不断完善。总之,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对北极理事会的工作至关重要。目前,在北极理事会的每一次会议上,原住民非政府组织都会参与进来。它们已经完全成为北极区域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行为体,影响着北极区域治理的整个进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几点简要的结论。首先,北极区域的原住民不论是北欧北极地区的萨米人,还是美洲北极区域的因纽特人、哥威逊人、阿萨巴斯卡、阿留申人,或者是俄罗斯北极区域的科米人、雅库特人以及其他数量众多的原住民都对当前及未来的北极事务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其次,北极区域原住民对北极事务的影响力完全是通过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尤其是通过跨国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各种形式的积极活动而形成的,而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的宗旨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参与北极区域治理,从而在保护北极区域原住民自身权力的同时,保护北极区域的生态环境,促进北极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再次,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参与北极治理的形式多样,但是最为重要的途径还是积极参与由环北极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机制——北极理事会的活动,这充分体现了“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sup>[10](P.2-3)</sup>以及“治理是一项将人类行为引向集体行动的社会功能,这样的集体行动能导致对社会有利无害的结局”<sup>[11]</sup>等区域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从而为我们分析和理解当前的区域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最后,正是因为北极区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对当前北极区域治理具有明显的作用与影响,所以中国必须在参与北极事务中不断增强对北极原住民和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各种动向

的关注,从而能主动把握北极区域治理的发展方向。

#### 注释:

①近年来,国内相关的民族问题学术刊物如《世界民族》等已经对北极地区的原住民展开讨论,但是较少涉略北极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在北极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2012年时事出版社出版的潘敏所著《北极原住民研究》一书虽然围绕北极区域中加拿大因纽特人的历史与现状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但对北极区域不同的原住民及原住民非政府组织的讨论基本没有展开,因此本论文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开拓性的研究工作。本文作者的研究生潘家祥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②“原住民”为英语“indigenous”的翻译,迄今依然有学者将“indigenous”翻译为“土著居民”或“土著”。本文作者认为用“原住民”做表述应该更为妥贴一些,虽然2007年联合国通过的《United Natio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的中文翻译依然为《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③数据来源:Arctic Council, *Arctic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published in Nov., 2004, p. 29. <http://www.svs.is/ahdr/AHDR%20chapters/English%20version/Chapters%20PDF.htm>

④因纽特人(Inuit),过去被称为爱斯基摩人(Eskimo),该称呼来自北美印第安阿尔衮琴人(Algonquin)的语言,意思是“吃生肉的人”,明显地具有贬义。近代以降,西方传教士按阿尔衮琴人的称呼而将因纽特人称为爱斯基摩人并广泛传播。然而,因纽特人却始终坚持他们的自称——“因纽特”,其意为“人类”。当前国际社会为尊重因纽特人而普遍纠正了过去“爱斯基摩人”的称呼,改而称之为“因纽特人”。

⑤数据来源:Aboriginal identity population, by province and territory, <http://www.statcan.gc.ca/tables-tableaux/sum-som/101/cst01/demo60a-eng.htm>.

⑥加拿大数据来自加拿大统计局网页:<http://www.statcan.gc.ca/tables-tableaux/sum-som/101/cst01/demo60a-eng.htm>.

⑦数据来源:Arctic Council, *Arctic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published in Nov., 2004, p. 29. <http://www.svs.is/ahdr/AHDR%20chapters/English%20version/Chapters%20PDF.htm>.

⑧《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序言第6段,参见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esa/socdev/unpfi/documents/DRIPS\\_zh.pdf](http://www.un.org/esa/socdev/unpfi/documents/DRIPS_zh.pdf).

⑨梅蒂斯人是居住在加拿大的欧洲白人与北美洲印第安人通婚的后代,一般认为人数超过100万。

⑩该组织的俄文全称为“Ассоциация коренных, мал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а,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АКМНССиДВ),翻译成英文为“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small-numbered peoples of the North,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中文则为“俄罗斯联邦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土著少数民族协会”。但是在北极理事会的官方文件中该组织则或称为“Russia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俄罗斯北方土著人民协会),或称为“Russia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Siberia and Far East”(俄罗斯北方、西伯利亚、远东土著人民协会),其缩略语则统一为“RAIPON”。参见北极理事会网站:<http://www.arctic-council.org/index.php/en/raipon>.

⑪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统计资料,参见联

合国网站:<http://esango.un.org>.

⑫“罗瓦涅米进程”即“北极环境保护战略”(The Arct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 AEPS)的制订和确立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称之,是因为该战略起始于1989年芬兰的罗瓦涅米市(Rovaniemi,该市是芬兰北部拉毕省省会,是世界上惟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闻名世界的圣诞老人村位于罗瓦涅米以北8公里处的北极圈上),并最终在1991也于罗瓦涅米市由环北极八国共同签署关于北极区域环境合作的《罗瓦涅米宣言》。

⑬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Arctic Environment (“Rovaniemi Declaration”), p. 3. 该文件源自北极理事会网页:[www.arctic-council.org/index.../4-founding-documents](http://www.arctic-council.org/index.../4-founding-documents)。

⑭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rctic Council, (Ottawa Declaration) paragraph 2, 该文件源自北极理事会网页:<http://www.arctic-council.org/index.php/en/about/documents/category/5-declarations?download=13;ottawa-declaration>。

⑮北极检测与评估项目(Arctic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Programme)工作组为北极理事会下辖的五个进行实际工作的工作组之一,另四个为北极动植物保护(CAFF),紧急、预防、准备和反应(EPPR),保护北极海洋环境(PAME)和可持续发展工作组(SDWG)。每个工作组都不定期地推出北极治理的相关报告。

#### 参考文献:

- [1] 北极问题编写组. 北极问题研究[M]. 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1.
- [2] 位梦华. 北极土著居民[N]. 中国民族报, 2001-02-06.
- [3] 佩卡·萨马拉蒂. 历史上的萨米人与芬兰人[J]. 周旭芳译. 世界民族, 1999(3).
- [4] [美] D. B. 鲁滨逊. 北欧的萨米人[M]. 张艺贝译.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5.

[5]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The Indigenous World*, 2008.

[6] Andrey N. Petrov, “Indigenous Population of the Russian North in the Post-Soviet Era”, *Canadian Studies in Population*, Vol. 35.2, 2008.

[7] 何俊芳. 2002年俄罗斯联邦的民族状况[J]. 世界民族, 2007(1).

[8] Monica Tennberg, “Indigenous Peoples’ Involvement in the Arctic Council”, from *Northern Notes*, The 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rctic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 (IASSA) Issue 4, December 1996.

[9] A. Kalland, “Indigenous Knowledge – Local Knowledge: Prospects and Limitations,” in B. V. Hansen, ed., *AEP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Knowledge – Report on Seminar on Integr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Knowledge*, Reykjavik, September 20 – 23, 1994 (Copenhagen: AEPS, 1994); and B. V. Hansen (1994), p. 16.

[10]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urhood—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 Oran Young, “Arctic Governance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ve Change: Critical Questions, Governance Principles, Ways Forward”, Report of the Arctic Governance Project. <http://www.arcticgovernance.org/>.

收稿日期:2013-04-26 责任编辑 李克建